

《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

——刘勰为他正名，历史还他清白

刘志义^{1*}

(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子云他简单而复杂, 沉寂而讽味。他的文已登峰造极, 他的才何以八斗量。“扬子比雕玉以作器”此话给刘勰带来启发。《文心》藏有两个事关扬雄的秘密尚未被学界阐发, 一是作为“文之枢纽”的《宗经》, 唯有扬雄与孔子、子夏有言在该篇, 说明刘勰把他与圣人及其高徒等量齐观; 再者, 出现在《书记》篇的“扬雄曰:”是《文心雕龙》唯一以人名“曰”称谓的句式。他为屈原悲, “心壮”长卿赋, 有了《反离骚》, 才有“文之枢纽”之一的《辨骚》。他不是一个媚俗的人, 所以“耆老久次”被人笑白。他被世人讥为“白圭之玷”, 至今蒙受不白。《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 刘勰在为他正名, 历史还他以清白。

关键词: 扬子; 《宗经》; 曰; 《辨骚》; 知音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382>

Study on Yang Zi Yu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Liu Xie Clears His Name and History Restores His Reputation

Liu Zhiyi^{1*}

(¹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Zi Yun is simple and sophisticated, calm and sarcastic. His literature stands at the peak of perfection, and his genius is immeasurable. Yang Zi uses metaphor to express jade-carving like making artifacts, which brings Liu Xie inspiratio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ontains two secrets concerning Yang Xiong that have not yet been revealed by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one is only Yang Xiong following Confucius and Zi Xia, solely three figures, appeared and spoken in the key Chapter of *Revering the Classics*, which means Liu Xie sees Yang Zi as the same as saint and saint's disciple, another is the “Yang Xiong says:” appeared in the Chapter of *Epistolary Writing*, this sentence pattern expressed by a figure in Chinese spelling “yue” is really so special that it's the only time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He is sorrow for Qu Yuan, applauding for Si Ma Xiang Ru's poetry, his poem *After Li Sao* directly stimulates Liu Xie to have the key Chapter of *Evaluating Sao*. He isn't a person who tries to please the public, so his official position always can't be promoted, and then be laughed by others, and even be ridiculed by world as a stain on flawless jade, and so far still be suffering injustice. Reading through Yang Zi Yu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one can see how Liu Xie has cleared Yang's name and why history should restore his reputation.

作者简介: 刘志义 (1965-), 男, 山西临县, 硕士, 研究方向: 文艺学

通信作者: 刘志义, 通讯邮箱: hklzy@public.szptt.net.cn

Keywords: Yang Zi; *Revering the Classics*; Yue; *Evaluating Sao*; Discrimination

在《文心雕龙》庞大的作家群体，扬雄无疑是最常被引用、剖判、观照的一位。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人，祖先发迹于周之晋，其姓盖由于晋之扬侯，其作《反离骚》有云：“或鼻祖于汾隅”“流于末之扬侯”^[1]可为证。统计显示，扬雄名姓及其作品、言状在《文心》出现四十三次，刘勰有时把他和其他作家像司马相如、王褒、刘向、班固一视同仁，称之马、扬或扬、马、王、扬、雄、向、扬、班等，说明他在文学或文章上的成就与诸位不相上下，难分高低；有时昵称子云，全书竟用到七次之多，可见刘勰对扬雄颇为亲切，十分喜爱，尽管两人异世隔代，相距五百年；有时以扬子称，用到两次，分别出现在《宗经》和《才略》两篇，以示对扬雄敬仰之情。

1. 扬子由来小考

子，是先秦诸子称谓，“子曰”更是特指孔子说。刘勰并非第一个称扬雄为扬子的人，他在《诸子》给子下过一个定义叫“博明万事为子”，很值得玩味。扬子之称最早见诸其自著的《解嘲》《解难》篇“客难扬子”“扬子笑而应之”等，与扬子同时期的桓谭是最早在公开场合称扬雄为扬子的文章达人者，“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2]语出《汉书·扬雄传》，所言甚是。《汉书·楚元王传》更是把扬子载入“自孔子后”的“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的“数公”行列。刘勰之后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称司马迁、相如、扬雄是汉之时“最其善鸣者”^[3]，在《原道》称“荀与扬也”紧随孟子之后把荀、扬二子视为仅次于孟子的儒家道统传人。南宋王应麟《三字经》“五子者，有荀扬”把荀子与扬子并而列之，则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凡此种种，说明汉时能以子相称者，寥寥数人，扬子之称，实至名归，扬雄是孔子之后西汉王朝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其贫，晏如也，其经玄妙，其篇籍具存，其文足以师范，其人可为后世法。

2. 文心何以雕龙

扬雄在《文心雕龙》的首次亮相是在《宗经》篇，“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以含文也”，该篇可是《文心雕龙》五十篇的第三篇，也是“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与《原道》《征圣》《正纬》《辨骚》相前后，居五篇之中正位。扬子所谓“五经”即《宗经》所宗之经，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书，刘勰视之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扬子雕玉之说，见诸其《法言·寡见》“玉不雕，珣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4]扬子并不反对为文写作字斟句酌的雕玉工夫，认为经典之作没有文饰的加工是成不了经书的，这与《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缋成体”的观点一致，也与《文心雕龙》书名来历有一定关联。传统以为，《文心雕龙》的书名缘自《序志》“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之说，但细究此话，“岂取”已含否定意，文章需要雕饰没错，但“雕缋”要得体、成体统、合经意，这才是“雕龙”要义所在，如此才能达到“五经含文”的目的，而非“雕龙爽”般华丽的形式上的精雕细刻才叫“雕龙”。骏爽阐发邹衍时文，与“谈天衍”竞名，被人称为“雕龙爽”虽然华美，但总归表面工夫，是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有违五经“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致用”“实记”“言志”“据事”“辨理”等“表里之异体”的实事求是精神。《文心雕龙》之“雕龙”并非“雕龙爽”的翻版再造，而是受到扬子雕玉作器五经含文之说的启发才得此书名而来。“雕龙”，除了有形式的雕饰，还要有内容的赋予，对于过分追求文辞华丽的“雕龙爽”，刘勰和扬雄都持否定态度。刘勰在《时序》篇批评“骏爽以雕龙驰响”是“出乎纵横之诡俗”，即纵横家诡谲适俗的游说习气。扬子《法言·吾子》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批评辞人作赋“丽以淫”不合法度，败坏文风。扬子还在《法言·吾子》追悔自己“雕虫篆刻”的童子赋，“壮夫不为”，主张君子不做“尚辞”之人，要“事之为尚”，提倡“事、辞称则经”，以“诗人之辞丽以则”为准则，这些观点都对刘勰产生影响，在《诠赋》《体性》《情采》《物色》等篇俯拾皆是，足见二人学究渊源。《文心雕龙》的精神实质在“心哉美矣”，这是《序志》篇首章里的一句话。《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5]之说，刘勰是接着《尚书》继续来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文心惟美的。他还对古文献《琴心》《巧心》仰慕不已，在《序志》特别把“为文之用心”与这两部典籍等而视之，他试图在扬子雕玉说基础上接着扬子继续说。

3. 扬子出现在《宗经》

扬雄对刘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引用“扬子比雕玉以作器”在《宗经》篇，是别出心裁，意有所指。该篇不同于其他诸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别的篇目引用人物众多，错综其间，而《宗经》里出现的人物却仅有三位，身份特殊：一是孔子，“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删”是说孔子有删订《诗》《尚书》《春秋》等经书“大宝”之功，“述”是说孔子为《易》作十翼，大放异彩，为《礼》正五教，不遗余力。再是子夏，“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子夏所叹，见之于《尚书大传》，亦可参见唐书法家欧阳询《卜商帖》“商曰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三便是扬雄，他把五经含文比作雕玉作器。孔子是圣人，出现在《宗经》，理所当然；子夏作为孔门四科文学科的高徒，和子贡同为孔子“始可与言《诗》已矣”之人，以《诗大序》和《子夏易》行世，出现在《宗经》，名正言顺。那么，扬子出现在《宗经》，刘勰是怎么考虑的呢？从三人出现顺序看，夫子作为至圣先师领衔，子夏作为弟子随后，扬子作为后学殿后，刘勰如此排序，隐含儒家道统传承，文脉相袭，由此突出扬子儒家正宗地位。从全篇结构布局看，作为《宗经》所宗五经的总制作人和总导演，孔子在第二章现身，总揽全局，此“则圣人之情”，语见《征圣》；子夏出现在五经之一“《书》实记言”的第四章，就《书》而叹，阐发文义，体现其作为孔门高徒的独到创见；扬子出现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第九章，比作文如雕玉，宗五经以含文，回望夫子“大宝咸耀”，接应子夏“昭昭”之文明，“离离”之言行，“开学养正”，顿然生辉，反映其作为后学大儒，与至圣前贤理念贯通，一脉相承。刘勰如此巧安排，意在凸显扬子儒家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正所谓“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是也，语出本篇。

从《汉书·扬雄传》记载的扬子自身经历看：他曾倾慕相如，作《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大赋，一举成名，奠定其在汉文学史上的文坛领袖地位。他悲屈原不被容，作《反离骚》，可见其才情。相如之赋非但劝止不了汉武帝好神仙习气，反倒使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这件事使他终于认清赋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现实，于是辍笔不复为，转而仿《易经》作《太玄》，力求“要合五经”“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可谓继孔子“十翼”和《子夏易》后对五经之一的《易》真正做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用二十七年时间坚持做“异语”整理，成书《方言》，见《答刘歆书》，搜索奇字作《训纂》以晓音义，开古代语言文字学先河。他甚至怀疑太史公《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于是仿《论语》，作《法言》，旗帜鲜明维护圣人之道，捍卫儒家正统，与当时弥漫泛滥的神学迷信划清界限。用《法言·吾子》的话说，他是“窃自比于孟子”，可见其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宁可“耆老久次”不为立功利禄，也要为儒家张目。借韩愈《进学解》一言，扬子之于儒，“可谓劳矣”，其志在立言立德也。

就是这样一个扬子云，刘勰未引入其他人物，唯独把他放进《宗经》，与夫子、子夏相俦列，让他们同篇发声，目的显而易见是肯定扬子宗五经大宝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推崇他文学还有文字、文章、方言、异语等专门学术上的造诣和功力。孔子谦虚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扬子则怀有“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之志，见《汉书·扬雄传》。他这种述而有作、扬名立万的立言心愿，与《序志》所透露出的刘勰本人意愿“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心思产生同振共鸣，刘勰虽然不像扬雄“耆老久次”，但做官最高只做到舍人，立功非其所愿，立言立德才是他们共同的诉求，如此便不难理解刘勰为何把扬子列入《宗经》篇与孔子、子夏相提并论，说到底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是把立言立德作为毕生追求矢志不渝的人。包括扬子之后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性嗜酒，家贫”“箪瓢屡空，晏如也”与《汉书·扬雄传》“家素贫，耆酒”“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同出一辙，可见两人渊源不浅，可惜的是，陶潜未入刘勰视野，未被载入《文心》，遑论《宗经》，成为学界一件至今未解之悬疑。也包括韩愈，其《进学解》与扬子《解嘲》《解难》异曲同工，连语气笔调都是一样的，正因“或嘲雄以玄尚白”，才有《解嘲》问世；也因“有笑于列者”之连问，才有韩子《进学解》充满风趣的解答。至此，《宗经》者何？宗者，尊也；经者，敬也。所尊者五经，所敬者三人，扬子有与焉。

4. 千古知音聚首

“博明万事”的扬子云，学有所自，必也。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比他早出生一百二十年的同郡乡人司马相如，“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成式”，其实，司马相如对刘勰的影响同样巨

大,《文心雕龙》所引司马相如次数远多于扬子。扬雄和刘勰二人对相如之赋过分华丽有批评是不假,但那是爱之深责之切。可要说哪一位前人对扬子影响最深切,则非屈原莫属。他“怪屈原文过相如”,很好奇屈原的文才怎么比相如还强,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对屈原投江而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也拟《离骚》,写出《畔牢愁》《广骚》《反离骚》,可惜前两篇失佚,仅《反离骚》独载于《汉书·扬雄传》得以传世。也就是说,扬子所模拟圣经前贤而成的三部传世文献《太玄》《法言》《反离骚》中唯《反离骚》为文学著作。《离骚》对刘勰的影响同样至深至切,他把《辨骚》列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已很能说明问题,他甚至打破常规,把体现《诗经》精神的《明诗》排在《辨骚》之后,《诗经》可是五经之一的传统经典,刘勰这么做是需要理论勇气的。《离骚》同样也是司马相如喜欢的,这从刘勰《辨骚》“马、扬沿波而得奇”可见一斑,长卿和子云沿着屈原开辟的航道溯游从之,觅得佳人,探得珍奇,正是《离骚》这件大宝让司马相如、扬雄、刘勰三子奇妙相遇,萃卦辞“乃萃,若号”之谓也。

当然,《离骚》本就是一篇奇文共欣赏的屈原个人杰作,篇幅之长,前所未有。自“奇文郁起”,屈原时代的人读之如此,扬子和刘勰时代的人读之如此,之后、现在、以后的人读之亦如此,其文学性无与伦比。《诗经》自然历史悠久,但这部诗集毕竟从民间来,集体创作而成,加之官方配乐,夫子删削,经则经也,文学性自当不如《离骚》,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明诗》排在《辨骚》之后,并没有贬低《诗经》的历史地位,尤其《明诗》“赞曰”所谓“风流《二南》”的讽喻精神,朗风劲骨,是刘勰特别欣赏的一种文学精神,这在《文心雕龙》的一些有韵之文的关键篇章均有体现。刘勰最欣赏扬子的也是这点,他在《辨骚》比较过淮南王刘安、东汉王逸、西汉宣帝和扬雄四大家对《离骚》的评价,特别指出“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正是扬子的这一句为刘勰总结诸说得出“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结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扬雄讽味”中的扬雄,也是他名字在《文心雕龙》中继《宗经》之后的第二次现身。“讽味”者,风味也,讽与风同,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和社会关怀,《诗经》十五国风体现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味即味道,是艺术的品味,文学的追求,是文之为文的重要标志,没有滋味的文,味同嚼蜡。“扬雄讽味”恰恰包含着这种现实与艺术双重考量的美学意蕴,基于此他才能得出《离骚》“体同《诗·雅》”的独照见解,被刘勰直接引用。可惜扬子解说《离骚》的这篇专著失传,但他的只言片语已引起刘勰足够重视,用在《辨骚》,难能可贵也。

“扬雄讽味”,不仅得刘勰赏识,与扬子同朝为官的桓谭,字君山,对此也深有同感,《通变》引曰:“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刘”则刘向。所引“美而无采”的“新进丽文”指盛行当时的玄虚讖纬文风,是与“讽味”风格相对立的存在,桓谭反感前者,更喜欢刘、扬直指现实又不失其美的“讽味”言辞,“常辄有得”,不吝赞美,刘勰随后以“此其验也”表达对桓谭欣赏,更是对刘、扬褒扬,同理心溢于言表。建安风骨诗人曹植,也是扬雄的拥趸,对“讽味”之说感同身受。《练字》引曰:“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陈思即曹植,字子建。所谓“趣幽旨深”,只有细细品尝,方可得其真味,揣其风骨。“师传”者,师乎“扬、马之作”也,“博学”者,“博明万事为子”之前贤也,扬子不其是者?刘勰对陈思肯定扬子的话,深表认同,在该篇紧接子建道,“岂直才悬,抑亦字隐。”,指出扬、马所用辞理,格调幽隐,才高悬绝,唯有“临文”以“讽诵”,才可从“义训古今,兴废殊用”中味之入髓。以君山之望,子建之才,他们尚且称道扬雄,刘勰服膺其说,与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

按《汉书·扬雄传》,扬子《反离骚》,本是为祭奠屈原而作,他的本意并不想把它留在世上,所以他每写完其中篇章,就“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畔牢愁》《广骚》之所以失传,是否也被扬子投江凭吊屈原,可备一说。扬子如此做,是其性格决定的,“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这是刘勰在《体性》对扬子性格的概括。沉默冷静,深不可测,意味幽长,把自己用心血写成的美文沉江馈鱼,与《渔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一样悲壮,可见其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是真正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情不自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哀吊》评价扬子凭吊屈原的那句话,“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腴。”其中也涉及对《反离骚》的评价。“思积功寡”,见仁见智,思屈原之痛彻,日积月累,“思积”是也;扬子本如《汉书·扬雄传》载,是个“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之人,立功非扬子所愿,“功寡”与多,又于扬子何有;子云“志隐而味深”,秉性促就,形势使然,藏而不露,隐而待发,“意深《反骚》”所言极是。至于“辞韵沉腴”,只有细细品读原作,才能领悟《反离骚》真味,感悟扬

子良苦用心，“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渙浚兮，暗累以缤纷。”，此其一，“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此其二，“吾累忽焉而不早睹？”，此其三，还可举例若干，气韵回环，联字叠音，累累无尽，纷纷扰心，纯洁被污，怨天不轨，悔之晚矣，味之沉沉，不其“辞韵沉腿”乎！

秦之后，模仿《离骚》者层出不穷，最成功者，汉初贾谊是一位，其作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据说也为《离骚》作赋以传，刘勰是否亲阅，未知，但在《辨骚》有特别提及，再就是西汉末扬子的这篇《反离骚》，与贾子《离骚赋》双璧呈辉，光耀古今。扬子作《反离骚》虽说并非刻意让它流传于世，但也未必没有轩翥奋飞于屈、贾、淮南之间的雄心壮志。多少年后，他立下鸿愿，发誓“辍不复为”童子赋，不就是为了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壮夫，“求成名于后世”吗？刘勰最是懂扬子之人，他虽然征圣、宗经，但仍不拘一格，从《离骚》的文学性出发，置《辨骚》于《明诗》等诸篇之前，收之为“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这是独具慧眼的有意而为之，刘勰与扬雄心照不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样一件事，那就是，扬子以作家、文学家身份亦步亦趋于屈子，刘勰以文论家、文章学家的资格为屈子发声；《反离骚》悲屈子不被容，不遇命，在为屈子鸣不平，《辨骚》则在为屈子正名，更在为《离骚》这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定位。扬子生前，“人希至其门”，鲜有知己，他的《太玄》一度被戏称“用覆酱瓿”，刘勰是扬子沉寂多年时后遇到的知音。他受扬子《反离骚》鼓舞，从“扬雄讽味”得到启示，他是在接着扬子继续讲，他何尝不是在蹑迹屈、宋，踵逐贾、扬，尝试以理论的形态把《离骚》作为“金相玉式”规范固定下来，使之“百世无匹”，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文章写作者永以遵从的恒久至道，不朽楷模。

“知音其难哉！”，这是《知音》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扬子可谓知屈子之人，刘勰可谓知扬子之人，刘勰和扬子可谓屈子旷世知音。《知音》篇引用扬雄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酱瓿之议，岂多叹哉！”，为扬子《太玄》不被今人识见而叹惜；再是“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曾出现在桓谭《新论·道赋》：“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桓君山间接证明该话出自扬子和与扬子对话的那位叫王君大的习剑之人，刘勰引用此话是为了说明博观的重要；三是“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这句引言最重要，事关屈子、扬子、刘勰，三巨子在《文心雕龙》首次聚首。他们像围炉夜话，像席地而坐，像《兰亭序》“悟言一室之内”，吐露心声，袒露怀抱，把盏言欢，畅谈文道。伯牙、子期再续缘。屈原说，众不知我的异采，彦和说，何须待众人，有知音在，足矣；扬子说，我好沉博绝美文采，彦和说，浮浅之人非所待，自有知音在。正可谓，子期、伯牙缘未尽，再续千年不了情。

5. “扬子曰”有讲究

刘勰对扬子的观照和体贴，有时入微到一个字上。《文心雕龙》有《练字》篇，专论字，字，作为“言语之貌”“文章之宅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曰”在《文心》就是这样一个有讲究的字。“子曰”最能见出弟子们对孔子的尊敬之意。“赞曰”自不必说，《文心雕龙》总共五十篇，“赞曰”就出现五十次。除此而外，“曰”在书中便罕见，用的最多的是“云”“称”“言”“谓”等，因为称呼最景仰的人用“曰”比用其他字显得更加庄重。以图书“曰”者，可以统计出来的仅有六次，以人“曰”者则仅有两次。图书如《原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诏策》“‘《周礼》曰：师氏诏王’”，《史传》“‘《曲礼》曰：史载笔’”，《议对》“‘《周书》曰：议事以制’”，《封禅》“‘《丹书》曰：义胜欲则从’”和“‘《绿图》曰：桀桀雉雉’”。这些书籍要么是传世经典，像《易》《周礼》《曲礼》《周书》，要么至今尚未出土，像《丹书》《绿图》，说明刘勰特别重视它们。以人“曰”者的两次，一位是出现在《铭箴》的臧武仲，他是《论语·宪问》里提到的孔子心目中四位“成人”之首位，他曾因带兵入侵邾国吃败仗被当时的鲁人编顺口溜辱骂，“臧之狐裘，败我于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左传·襄四年》有纪，刘勰《谐隐》亦有提及，“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但孔子以为吃败仗的原因在国君不在臧武仲。《铭箴》如是说：“臧武仲之论铭，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所“曰”事关“正名”，及“非礼”能否入铭，《左传·襄公十九年》最早记载此事，刘勰从《左传》直接引用，说明兹事体大。但严格意义来讲，此处之“曰”并非刘勰特意加上，而是《左传》里本来就记载有这

个“曰”字。另一位就是扬雄，他是刘勰在洋洋四万字《文心雕龙》特意以人名曰的唯一的一位。《书记》首章第三句即是：“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所“曰”八个字，两颗心：心声，心画。这是两颗文学的心、艺术的心，是为文之用心的那颗心，是《文心雕龙》书名含着的那颗心，是刘勰文心惟美思想中最本质的那个核心。为什么是“扬雄曰”呢？因为刘勰宗他，敬他，服膺他，就像让扬子出现在《宗经》与孔子、子夏同列一样。但为何是臧武仲和扬子用“曰”字表示呢？他俩称得上“成人”，都值得尊敬，这是一个原因，再者二子生前都被国人深深误解，遭不白之冤，刘勰为他们鸣不平，恐怕也是一个原因。扬子因王莽治刘歆子文字案惧怕受牵连，“从阁上自投下，几死”，后免难，但京师人非但不理解同情，还编顺口溜讥讽他“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两人命运何其相似乃尔！一方名帅，一代大儒，刘勰是在用一个学者的良知文人的心不仅为他们鸣不平，更为他们代言表功。

6. 扬子的两篇文

《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呈现给我们的精彩惊奇远不止这些。他是西汉的王臣，但他毕竟在王莽新朝时期生活将近十年时间，受当时社会风潮濡染在所难免，所以研究扬子需要实事求是。刘勰肯定也注意到扬子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评论他这段期间的创作时显得颇为谨慎。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篇：一是《元后诔》；再是《剧秦美新》。两篇作品均与王莽存在关联。王莽篡政，历史评价不高，正因此，与王莽相关的人和事也被严重低估，遭到不公正对待，扬子便是深受其害者，他的《元后诔》《剧秦美新》也难逃厄运。

按《汉书·元后传》说法，“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短短四句，文字精炼到无与复加的地步，可惜，如此精彩绝伦的美文，连班固这位以信笔著称的大文豪尚且只敢附录四句，不敢全文登载，不就是因为“莽诏”的缘故吗？此风一长，波及刘勰。《诔碑》曰：“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而‘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刘勰给出“烦秽”这样不堪的评语，不也是被“莽诏”乌贼吗？不过刘勰笔锋一转，马上以一“撮”字缓颊，认为扬子以“沙麓”成篇，是该诔最大亮点，总算回归文本，走进扬子，客观公允，可谓妙评！“沙麓”乃一典故，好事者以春秋时有“沙麓崩”“圣女兴”传说，神化元后是“圣女”出身，非比凡人。《汉书》未附录全文虽有缺憾，但班固能从《元后诔》“撮”出“沙麓之灵”四个字作为“其要”，也算扬子一知音。其实，抛开政治原因或人为因素或外部干扰，《元后诔》堪称扬雄绝笔。为什么这么说？汉元后公元13年崩，扬雄公元18年卒，这篇诔文应是扬子去世前不久所作。但从文笔看，他气壮清朗，笔健骨挺，毫看不出垂垂老矣态，惟见其心态复杂，既顾新室，又念汉朝，时空错乱，无所适从，前跋后蹇，倍感煎熬。即便如此，仍不失为鹰扬豪强的雄文大作，读之让人不得不服其力劲才盛。现择六句，可与《元后传》四句对勘比照：“沙麓之灵，太阴之精。天生圣姿，豫有祥祲。作合于汉，配元生成。”。用语近乎神！何来“烦秽”？

最是《剧秦美新》也因为与王莽存在交集，蒙受“白圭之玷”不白之冤有年，屈煞子云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美学著作多矣，但鲜有以“美”命名或篇名的，《剧秦美新》虽不归于美学类著作，但是一篇有历史影响力的古籍。其篇名以“美”标举，这在中国传世文献图书名目中有开先河的意义。但它就是一篇美文，一篇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类作品，有扬子的一些关于天地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感悟在里头，像成周、仲尼、《春秋》、兆民，道德仁义礼智等传统价值观念，不断闪现其间。最有味道的是他对秦这段历史做了创见性梳理，有些观点甚至贾生《过秦论》所不能及，如“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是一幅当时知识界真实写照的画面。他在小序直言不讳《剧秦美新》受到司马相如《封禅》影响，“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以彰汉氏之休”。《封禅》是长卿生前的一部封笔神作，子云作《剧秦美新》何尝不是想接过相如大纛，以期新王朝有新气象，新时代有新希望。他这么做何错之有？何罪之有？扬子在小序还说：“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从中至少可以解读出三点内容。首先这是他的心血之作，“肝胆”“腹心”可见；其次篇名是他自己确立的，不是后世定的，亦非借他人之手，捉笔操刀；最后这是他的“极思”之作，即经过深思熟虑已达极致的作品，说明他自己很认可这篇作品。关于“极思”一说，刘勰最为看重有感悟，他在《封禅》简称《剧秦美新》为《剧秦》，直接引用“极思”予以点评，“观《剧秦》为文，影写

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认为扬子此作虽闪烁其辞，又神又鬼，有不实、不宜、不合经义的地方，但骨气尚存，制作典雅，辞无不达，已臻造化，故已“极思”到不遗余力的地步。班固最早把扬子的《剧秦美新》拿来与司马相如的《封禅》对比，认为前者“靡而不典”，后者“典而不实”。刘勰直接引用班固观点在《文心雕龙·封禅》，一分为二评价扬子此文得失，足见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才是子云“千载其一”的知音、知己。

7. 结语

研究扬雄，须读其《太玄》《法言》，背诵《反离骚》，然后方能识其为人，走进他的精神世界，知刘勰何以对他称而道之。扬雄姓名及灼见散见在《文心雕龙》各个篇章凡四十三处之多，从中可以解读出扬雄与刘勰间非比寻常的学究渊源和知音关系，尽管两人相隔五百年。《文心雕龙》里的扬子云带给我们太多的新思考，他在《宗经》的出现，体现刘勰对他的推崇，“扬雄曰：”在《文心雕龙》唯一以人名曰方式出现，彰显扬子作为一代大文豪所说的话在刘勰心中的份量。《文心雕龙》之“雕龙”是从“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衍化出来，无关“雕龙奭”。从“扬雄讽味”到《反离骚》再到刘勰《辨骚》可见证文学如何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变奏。《知音》涉及扬雄的引言有三处，屈子、扬子和刘勰，可谓千古知音三巨子。《剧秦美新》以“美”命篇名，《元后诔》以“沙麓”增辉，如何重新认识扬雄这两篇有争议作品的价值，刘勰的点评或给今人带来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7：859.
- [2] 班固. 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7：873.
- [3] 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 古文观止下·送孟冬野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01.
- [4] 扬雄撰，韩敬注. 法言·寡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72.
- [5]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四书五经·尚书·大禹谟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9：220.

（主编：侯本塔 编辑：金恒宇 校对：金黛彤）